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

希

望

希 望

柔石 著

李静文吃过了晚饭，觉得非常无聊，阴闷的秋天一般的，走了两圈天井又回到书桌前坐着。点着一支卷烟，袅袅的青烟是引他思想的：爱情，幸福，美丽，家庭，他回念了一周，于是又站起，轻轻地自说了一句：“还是密司脱刘夫妇那里去坐一趟罢，”就走着出去了。

密司脱刘底妻有美丽的眼睛和头发，这是他时常记着的；眼睛不在笑的时候也迷媚的，头发却细卷地披在头后，他常对刘说：“要是我底妻有你底妻底这两样，无论她不识字，脚小，尽够抵得过了！”

这时他站在他们底门外，他所谓幸福的家庭底门外。门是开着的，他却并没有一直走进去，只拣了阴暗的檐下，侦探似的暗看门内刘与他妻底行动。两人正在吃饭，“真是一对鸳鸯呀，”他摇头。可是一个却更显出快乐，一个却更显出妩媚，刘用五香烧肉拈在他妻底碗上，他妻却用这个拈到刘底口中，两人推让着，作客一般地。一时，刘妻又奔到厨间，不知拿来了什么，放在刘底面前；又不知讲了什么，刘“哈”的一声大笑了；——他几乎也跟着失声大笑了——饭喷上了菜和桌，刘妻拿出帕，稍稍愠怒地说：“三岁的小孩子一般，不好转过头去的么？”刘应声轻笑说：“我要嚼糊喂在你口子里，看你怎样？”简直看影戏一般，使他忍不住了，就在门外，用掌啪，啪，啪的拍了三声。

“那个？门外，吓死人。”

刘妻吃惊地探头向外。李静文却气馁地走进去，一面说：

“还不是白眼看看人的我么？”

“李先生，你怎么啦，不走进来。”

“白鸽样一对，我要赏鉴你们底幸福。”

“笑话，笑话，幸亏我们没有秘密呢！”

他却不待他们“请”，就坐下一把摇椅上，一边说：

“除接吻外，都表现着了。”

可是他们没有说，匆匆吃完饭。女用人在旁收拾。

这时刘递烟卷给他，刘妻就擦洋火给他点上火。他一边在点火的时候，一边眼睛看着她底眼，还横上看了她底头发。刘吸了一口烟，就向他问：

“你底夫人怎样？消息——”

“一点也没有，一点也没有。”

他喷着青烟，摇摇头。

刘妻笑了一笑，接着说：

“应当有一点了，李先生，你不肯告诉我们么？”

“为什么不肯告诉你们？孩子生出来是不会同他母亲一样黄头发，缠过脚的。”

“冤枉，”刘说，“你总说她黄头发，我看来是非常黑的。”

“就是黄头发也没有什么，外国女人底头发岂不是比中国女人底美丽么？”刘妻不自足地接着说。

屋内稍稍静一息，烟气缕缕地轻擦着各人底鼻管。李静文忽然叹息说：

“算了算了，黄也算了，白也算了。”

刘却暗笑地兴奋地说：

“不会算了的，静文，人底命运说不定，转变是非常快的。”同时他向他妻瞟了一眼。“你底父亲真的到现在还没有给你一封信么？”

“真的，三个月了。三个月前的来信，他明说不久怀爱夫要生

产了。”又吸了一口烟，“可是到现在还没有消息。”

“你自己计算计算月数怎样呢？”

“十四个月了，十四个月了，去年七月离家……”

刘却没有等他说完，接着说：

“一定有了意外了。”

“什么呢？”

“难产也说不定。”

“难产？”他兴奋起来，“怎样难产？莫非我妻死了么？”

“说不定。”刘冷冷的。

“就是难产，父亲也应该有信来。”

“难产了，当然没有信；空使你哭一场，什么用？”稍停一忽，“否则怎么会没有信？就是生下一个女儿，也是你底第一个女儿，你父亲断不会忘记告诉你消息的。只有，只有难产了，你夫人不幸牺牲了，那你再等一个月，消息还是不会自动传来的。”

“是呀，”他底眼睛睁的大大的，从摇椅上站起来，又坐下。“莫非真的有什么不测么？”

“事情有些可疑了，生理学上断没有十四个月还不生孩子的。”刘补充理由说。

李静文微蹙着眉，静默一息，凄凉的说：

“假如真的难产了，这怎么办？”

刘又向他妻瞟一眼，——她只是笑着坐着，没有说一句话。——冷淡地讥笑般说：

“假如真的难产了，那只好另求别爱罢。”

这样，李静文却又跳起来，好似无聊到这时是完全没有了。提高声音说：

“我虽不希望她死，可是她却真的死了，那我未来的爱的幸福，还有偿补的机会罢！爱情底滋味怎么样，我一些没有尝到过；恋爱的滋味，新婚的滋味，我真梦似的将自己底青春送过了。一个完全不识字的她，上字会掉头读作下字的，不，简直掉头也读不出来！使我何等苦痛呢？即如现在，生了孩子也不晓得，不生孩子也不晓得，刘，你看，只要她能够写一个‘生’字，或生字上再写一个‘已’字，幸福就增加不少了！我读读只有‘已生’两个字的一张信纸，也必不如现在这么无聊，这么寂寞。所以她由难产而死了，我是不希望的；万一她由难产而死了，刘，你想，那我……”

他没有说完，刘底妻却客客的笑个不住了。这时她问：

“依你怎样呢？李先生，你们男人底心理？”

“依我，”李怡然地说。同时他向壁上瞟了一眼，好像在这壁上他看出他理想的妻底美丽的影子。他就照着这影子，描摹出来地说道：“至少认得几个字，会写流畅的信的。也不要缠过足，穿上一双高跟皮鞋。”

“头发黄不要紧么？”刘妻笑着问。

“给她烫一烫；总之，头发黄是有个数的，我不知道怎样恶运星，恰恰碰着鬼打脸。”

刘妻又问道：“还要怎样呢？李先生。”

“自然和我住在一道。我底收入是可以供给一个爱妻过活的，只要她不浪费，不买钻石戒指，不买金链条，其余，做件绸的粉红色的衣服，都可以；那穿起来，我们同到影戏院去看看影戏，也使得别人眩眼，我也分沾着光辉的。”

“但是看了影戏回来，她却对你发起脾气来，你怎么样？”同时她向她默笑的丈夫看一眼，“我是常常和他看了影戏回来要闹

的。”

“刘？闹？你们要闹？”他惊骇地问刘，“我假如有象你这样的夫人，是会跪下去求她笑起来的。”

这样，三人统统大笑了。

“那么，”刘说，“你祷告罢，祷告你底夫人已经难产死去了。”

“这也不忍。不过她真的死了，我也不悲伤的，她太给我不满意了。”

“你们男人底心理，我现在懂得了。”刘妻转过头说。

“你不要说这样话，”他起劲地，“假如我底妻是和你姊妹，那我一定会和她同死的！同生同死！”

刘妻微笑了：“奴婢一般地侍奉她么？”

“上帝一般的侍奉她。”李静文应声说。

“那做你底夫人真有幸福。”

“不过描写在天国中！刘，你以为么？虽则人间也存在着的；有时跑马路，洋车上，汽车上，见到不少的天仙似的姑娘，——活泼，妩媚，动人，妖艳，轻盈的微笑，迷魂的眼色，可是谁底妻呢？谁底幸福与谁底极乐园？我，我，一个结过旧式的女子的婚底人，妻又是小脚而不识字的，简直不能同她在街上玩，真悲伤，一想到这里，……刘，你为什么不响呢？你笑什么？”

李静文竟唠唠叨叨地说了。这时，刘答：

“此后你不悲伤了，希望来了。”

“还有什么希望。”他仰睡在摇椅上，摇着，叹息的。刘说：

“因为你不满意的人上帝带她回去了，在这次的难产，一定的。”

他继续着摇，同时向刘底妻看一眼，叫道：

“梦，梦。”

“你写封信去间接的打听一下罢，假如真的起变故，可以积极进行以后底。”

同时刘妻说：

“假如真的起变故，你一滴泪也不流么？”

“流泪是假的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和她生着孩子呢？”

三人底目光互相关照了一下。

“谁知道，问造化去罢。”

刘妻又笑说：

“所以做你底夫人真冤枉！”

“同时我也冤枉了，你们女人总是帮着女人说话的。”

“因此，”刘笑说，“男人还是帮着男人，我劝你赶紧祷告罢。祷告你旧的夫人难产死了，希望在你新的来，走近你，偎近你，洗雪你底冤枉。”

“完了完了，不说空话了，”同时他向门外望了一望，似有他新的美丽姑娘进来一般，但门外底阴影仍留住他底眼光，“我要回去了，写封信，切实去问个明白。”

他站起来，虽则刘和刘底妻再三要他再坐一息，再谈一息，而他终于开步走了。

路相隔是近的，可是他思想却奔跑的很远很远。他一回愁着，一回又笑了；一回追想起旧式婚姻的憎恨，一回又演现出新的夫人底美艳了；生活的单调，幸福的失落，他轻轻叹息说：“希望，希望，转机就在这一着了。”同时他跨进寓里他自己底房门，向桌上一看，红色的长方的信，箭一般射入他眼内，他急忙拿起

一看,不错的!是家书,他父亲底亲笔!他急忙拿剪裁了封口,一边心里想愿——在这封信内所封藏着的:

“汝妻不幸,一产病故!”

唉,没有人知道他那时底心境和急促!他抽出信纸来,目光如电闪似地读;

“吾儿静文:三月前汝妻安然养下一子,肥白可爱……”

“唉!”他极乐地叹息了,又极悲地笑起了。他不愿读下去了,捻着这封信,卧倒在床上,自语的,空虚而失望。

“算了算了,恋爱,幸福,美丽,梦想,一切完了!”

1929年6月21日夜